

## 毛泽东观看的唯一一场国际足球赛

1955 年 10 月 30 日,毛泽东在先农坛体育场观看了中华体总体训班(实际上的国家队)与前苏联泽尼特足球队的比赛,这是他一生中观看的唯一一场国际足球赛。

据记载,身高超过 1.8 米的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上学时就曾担任过班级足球队的守门员。不过解放后只见到过老人家游泳和打乒乓球的照片。

史万春当时是国家队队长。赛前他们知道,前苏联泽尼特足球队是甲级联赛第四名,水平高于我们。那天的先农坛座无虚席、人山人海,中国队员用顽强的精神让对方无法拉开比分。

后来史万春感到观众席上有些骚动,而且响起热烈的掌声,他知道毛主席来了。队员们心情非常激动,决心要给主席争光。下半场,

中国队以 1 比 2 落后,朝鲜族运动员金龙湖带球刚过中场,看对方守门员位置靠前,一个远射把比分扳成 2 比 2,队员们兴奋极了。史万春说,他一直想看看毛主席,但激烈的比赛让他不敢看,直到欢呼的片刻,他才向主席台看去。只见毛主席笑了,也和观众一起鼓掌。

比赛结束,大家不约而同地向主席台看去,这时领队告诉他们,

毛主席要接见他们。这把球员们激动坏了。毛主席穿着灰色的风衣,身躯魁梧,走路沉稳,在与泽尼特球员握完手,毛主席向中国队走来,国家队教练李凤楼和队长史万春首先迎了上去,他们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,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连说几句:“打得好!打得好!”并和队员们一一握手。球员们事后回忆,当时他们本来想喊“毛主席万岁”,但老人家顶天立地的气魄,让他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
(据《党史纵横》)

统局问题的底细,并于 19 日参加重要会议,因此不顾一切地起飞了。下午,上海、南京上空乌云密布,雷电交加,戴笠专机无法降落,与地面联系另降机场,不得已准备改飞徐州降落,但在南京附近江宁县板桥镇上空,飞机意外撞上岱山而坠毁,机上人员全部死亡。国民党的一代“特工之王”就此结束了他的生命。

戴笠死后,美国国内视其为中国和平民主绊脚脚的人不禁庆幸,而美国海军军令部则欲派巡洋舰“哥伦布号”司令官梅乐斯来华致祭,被国务卿马歇尔阻止。马歇尔认为:如果对戴某或其继任者给予任何帮助或任何安慰,都会危害到他正在着手促成国共之间的微妙谈判,因为戴某是中国最有名的反共人物。因此,“为了表示美国的中立态度,不准有任何的代表,代表美国去参加戴某的告别葬礼”。马歇尔不想因对戴笠的评价而影响他对国共内战的调停。

因此,美国海军部拟颁戴笠的奖章也终未发出。直到一年后,梅乐斯才得以来到南京给戴笠扫墓。1967 年 10 月,他所著的《另一种战争》回忆录在美出版,在书中,梅乐斯为戴笠大鸣不平。

在马歇尔等的坚持下,“中美合作所”于 1946 年 7 月正式结束。戴笠死了,蒋介石对他的防备自然消除。但蒋改组军统局已是势在必行之事。除戴笠外,军统局内也无人能够与蒋抗衡或用任何手段来促使他改变决定,威风一时的军统局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。(完)

(摘自《国民党特务活动史》)

的蒋介石,由于长期卧病和衰老等因素,连身体有些部位的痛感,都几乎丧失了。据亲眼目睹手术进行的人士指出,那天的手术并未施行麻醉。哈医师手持一管 50CC 的长针筒,请副官和护士协助将原本仰卧在床上的蒋介石,翻转身体成侧躺姿势,哈医师即用那管长针筒,从背部刺进蒋介石的肺脏,再把针筒向外抽拉,从蒋介石肺部抽出好几针筒的脓血液体。

施行手术当天,宋美龄怕见血,不敢在床边看,蒋经国另有政务,到“行政院”办公去了,医疗小组的医师们,则在一旁冷眼观察。

手术之后,蒋介石的病情立刻完全失控。当天夜里,蒋介石体温急剧拉高,高烧飙升到 41℃,原本拍板决定施行肺部刺穿手术的宋美龄,也慌了手脚,至于那位洋华佗,已经收了巨额的诊疗开刀费,搭乘飞机飞往新大陆。

一位高级侍卫官员,日后不讳言地引述“御医”们的说法称:“虽然夫人与孔二小姐都是好意,但却是蒋介石病况恶化的主要原因。”即使蒋经国明白内情,也不敢追究这两位“女强人”的责任。只能凭借日记抒发感怀和对父亲病情的忧急。

1975 年 4 月 5 日,蒋介石撒手人寰。

(摘自《蒋介石死亡之谜》)

### “汪辜会谈”为何选在新加坡

为什么 1993 年 4 月的“汪辜会谈”选在新加坡?从某种意义上讲,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玉成了“汪辜会谈”。

这要从 1992 年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新加坡说起。杨主席在与李光耀会谈时说,海峡两岸谈政治问题,条件还不成熟,但是可以先谈经济。李光耀立刻问杨主席,能不能把您的话转告给李登辉?杨主席毫不犹豫地回答“可以”。之后,据我驻新加坡大使馆转达李光耀的通报称,他专程到台湾,将杨主席的话带给了李登辉。一段时间之后,李光耀又告诉中国大使馆,李登辉同意两岸对话,由两会会长辜振甫和汪道涵谈经济,地点就在新加坡。我们同意了。(摘自《今日中国》)

### 马桶失灵弄沉潜艇

## 最意外的二战历史细节

●第一个在二战战场上阵亡的德国军人,却是 1937 年在中国被日本人即德国的轴心国盟友杀死的;第一个在二战战场上阵亡的美国军人,杀死他的是苏联人(芬兰,1940)。美军二战阵亡名单中军衔最高的是莱斯利·麦克奈尔少将,杀死他的竟然是美国陆军航空队。麦克奈尔是陆军地面部队司令,协助马歇尔掌管陆军人事。他在 1944 年参观诺曼底战场美军“眼镜蛇”行动时被盟军轰炸机误炸而死。为了不影响士气,布莱德利为麦克奈尔举行了秘密葬礼。

●当盟军部队开至莱茵河畔时,无论是温斯顿·丘吉尔、巴顿将军,还是普通一兵,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无一例外地都是撒尿,丘吉尔和巴顿还为此合影留念。

●德国 U—120 号潜艇的沉没原因,竟然是艇上的一个抽水马桶操作失灵。值得说明的是,造于 1938 年的 U—120 潜艇本来是准备卖给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的,可是 1939 年德国与日本成为“盟友”,所以拒绝将此潜艇卖给国民党政府,否则“中招”的很可能就是国民党海军了。

●诺曼底登陆战役中,第一批被俘的“德国人”竟是几个朝鲜人,他们先是被日军抓壮丁抓到,后来苏军战胜日军,成为俘虏的他们又开始为苏军服役,再后来德国人又从苏联人手里俘虏了他们,他们在德军中服役,直到在诺曼底被美军俘虏。(摘自《看世界》)

## 唐伯虎舞弊冤案

唐伯虎为明朝江南四大才子之一,诗、书、画无不出类拔萃。可是他为什么不求上进,去科场考试,扬名天下呢?反而终日“风流流浪,不务正业”?

根据正史记载,他在科场曾受过“冤枉”,被判削除仕籍,所以一生失意,只能藉风流自娱。

说起来,他在科场受冤,还是受巨富徐经(徐霞客的高祖)所牵连,真是十足冤枉。徐经和唐伯虎,都在很年轻时即中了举人,都是年轻有为,惺惺相惜,因而交情非浅。

明弘治十二年,唐徐二人结伴同船到北京会试。三场考试后,北京城中即谣传徐经行贿主考官程敏政,得了试题。于是大学士华昶凭谣言告到朝廷,明孝宗即敕令主考官停止阅卷,再由大学士李东阳审查。

结果查出徐经拜见程敏政时,确实送了些见面礼,而唐伯虎请老师程敏政写篇文章也曾送了一个金币。

这些只是拜见老师应有的见面礼,所以结论是“事出有因,查无实据”,但朝廷为平息社会舆论,罚徐经及唐伯虎削除仕籍,程敏政则被革职。

这件案子最后查出实情,这二人的考卷档极有在录取名单中。证明主考官程敏政并没有舞弊。

原来这是当初告发到朝廷的华昶,受到傅瀚的拜托,借机伪说程敏政作弊,可撤去他职位,这样傅瀚就能趁此填补他的遗缺。

这场冤案,以唐伯虎最为冤屈,无辜葬送了大好前程。

(向阳摘自《民风》)

## 蒋介石死亡之谜

施用药剂,控制发炎等保守疗法。”

上述《蒋介石治疗报告》这段文字,正是攸关蒋介石生死之谜的关键字句。

1974 年 11 月间,根据历次肺部 X 光摄影显示,蒋介石肺部积水仍然未见改善,但是,未因肺积水感觉任何不适。当时医疗小组的说法,截至 1974 年 12 月 1 日以前,蒋介石已搬回士林官邸,蒋介石心情极为愉快。

医疗小组分析,蒋介石肺部积水的肇因,是心脏功能较差而引起。医疗小组认为,肺部积水问题,短时间内不致威胁蒋介石性命,唯一麻烦的,因只剩下 1/3 的肺脏正常运作,势必 24 小时插上氧气管。尽管肺部有浸润问题,身体及生命现象均称稳定。医疗小组主张暂时按兵不动,不宜贸然抽取肺部积水。

蒋介石卧病期间,官邸重要事务唯宋美龄马首是瞻。宋美龄宠信外甥女孔令伟,溺爱有加,孔二小姐和孔令侃并称为宋美龄的两大金童。

1974 年 11 月底,孔氏兄妹把美国名医千里迢迢从美国请到台湾。这位名医是美国某知名大学外科主任兼教授哈医师。他认为,应该在蒋介石病情尚称稳定的此刻,赶紧施行肺部积水抽出手术,

以便做进一步的治疗。但是,蒋介石的医疗小组成员,认为抽肺积水是一种“过激之治疗方法”,只会适得其反。

心心念念认为“远来和尚会念经”的宋美龄,对医疗小组提出的反对意见,完全不当一回事看待,仍执意要听从洋医师的意见,作背部穿刺手术抽取肺脏积水。

这群台湾的“御医”们只有私下跑去见蒋经国。蒋经国当即答应去找宋美龄“敬禀”、劝告。哪知道蒋经国不去还好,去了士林官邸,老太太一顿好比连珠炮的抱怨,迎面而来。

1974 年 12 月 1 日中午,宋美龄召集全体医疗小组,加上哈医师和蒋经国,一起开会的人将近 20 人,在士林官邸的大客厅开会。会议首先由宋美龄讲了一段洋文客套话,赞美了哈医师一番。

接着,宋美龄让哈医师发言。蒋经国完全无从判断哈医师是不是真能救自己阿爹一命,明白宋美龄早已心有定见,自己根本无从在专业上反驳哈医师什么,他只好说,一切请母亲决定吧!

为了配合哈医师匆促的行程,宋美龄主持开会的当天下午,就由洋医生在士林官邸动手术。

1974 年年底乃至 1975 年年初

蒋介石最后岁月中的侍从副官翁元清楚记得,1972 年在日月潭涵碧楼(日月潭宾馆),有天夜里,蒋介石上床就寝,日月潭夜里气温低,翁元好意为蒋介石盖上一张薄被单,以防着凉。谁知道第二天早上醒来,蒋介石全身汗湿,内衣全湿透了。显然他流的是盗汗或虚汗,说明蒋介石的身体情况已亮起红灯。

医生建议休养半年,但蒋介石久未公开露面,特别是庆典场合,总是不见“总统”主持,而由严家淦“副总统”代表,难免留给外间种种揣测的空间。在蒋夫人深思苦虑之下,“政策性”地安排了几次公开场合,让蒋介石出现在电视镜头或是摄影镜头面前,借此昭告天下,外界的谣传,纯属无稽。

从 1972 年 9 月到 1974 年 12 月 1 日之间,蒋介石固然仍在病中,但病况大致仍在医疗小组可以控制的范围内。但是,官方版的《蒋介石治疗报告》中指出:“医疗小组因感蒋介石之慢性摄护腺炎时发时愈,此对蒋介石之健康有极不良影响,又蒋介石之血管硬化及心脏肥大症,亦可随时产生并发症,因此曾邀请泌尿、心脏等科专家会诊,几经商讨后,咸认为不宜施用过激之治疗方法,只有增加营养,增进体力,随时